



点滴

心中有诗

□ 张炜

你如果是个心中有诗的人，那么你就拥有了表达生命的厚礼，生命不止，就受用不尽，真正是幸福无边。你用这一辈子守住的诗心驱逐了人人都害怕的失落感，这不是最聪明的办法吗？你留下的是心灵的记录，它滋润了你自己的心灵，也可以滋润别人的心灵。

诗意，说到底可用来安置自己这颗苦涩的心。人活着，心的安置是第一要事，没法安置，就有了无边的懊恼、牢骚、忌妒，有了诗意的驻留，一切全都改变。你从此追求的是永恒的东西，跳出了世俗生活狭窄的圈子，开始放眼去看遥远之地，你生命中的参照物于是为之改变。

人的境界有高有低，主要是因为生命的参照物不同——我们眼前的许多事情根本算不了什么，在不久的将来它们就会变得毫无痕迹、轻若鸿毛。

——摘自《运城日报》

残局不是结局

□ 黄小平

邻居老张喜欢研究象棋的残局，也喜欢经常摆出残局与人对弈。

一次，我见老张摆出的残局，红方棋子只需要两三步棋就可将其将死，于是我选择黑方棋子与老张对弈，结果输的不是他，而是我。

我问老张，明明看着他的棋是死局，可为什么他能将它救活呢？老张说，残局不是结局，是一盘还没有下完的棋，任何残局都藏着一线生机，你没有看到它，并不代表没有，而是你还没有发现它。

残局，词典中的解释是：棋下到快要结束的时候。快要结束，是指事情做到结尾的阶段，但结尾不是结束，是结束前的最后阶段。

残局就是这样一种阶段，没有结束，不是结局，一切都还有可能，一切都可能反败为胜，一切都可能挽狂澜于既倒，除非你放弃了。放弃了，才是结束，才是结局，才是真正的死局。

——摘自《领导文萃》



以夕阳落款

□ 林清玄

开车走麦帅二桥，要下桥的时候，突然看到西边天最远的地方，有一轮紫红色饱满而圆润的夕阳。

那夕阳美到出乎我的意料，紫红中有一种温柔震慑了我的心，饱满而圆润，似有一种张力，温暖了我连日来被误解的灰暗的心。

我突然感觉到舍不得，舍不得夕阳沉落。

我没有如平时一样，下桥的第三个红绿灯左转，而是直直地向西边的太阳开去。

我一边踩着油门，一边在心里赞美这城市里少见的秋日的夕阳之美，同时也为夕阳沉落的速度感到惊讶，它迅即落入路的尽头。

就在夕阳落入路头不见的那一刹那，城市立即蒙上了一片灰色的黯影，我

的心也像石头坠入湖心，石已不见，一波一波的涟漪却泛了起来。

我猛然产生了两个可怕的想法：我每天都在同一个时间走同一条路到学校接孩子放学，为什么三个月来都没有看见美丽的夕阳？如果我曾看见夕阳，为什么三个月来完全没有感觉？

这两个想法使我忍不住悲哀，在前面的三个月，我就像一棵树，为了抵挡生命突来的狂风暴雨，以免树下的几棵小树受伤，每日在风雨中摇来摇去，根本没有时间抬头看看蔚蓝的天空，更不用说一天只是短暂露脸的夕阳了。

我为自己感到悲伤，但更悲伤的是，想到这城市里，即使生命中没有风雨，也很少人能真心欣赏这美丽的夕阳吧！

那美丽的紫红夕阳，使我想起水墨画左下角的落款的印章。



如果我们的每一天都是一幅画，应尽心地着墨，尽情地上彩，尽力地美丽动人，在落款钤印的时候，才不会感到遗憾。对一幅画而言，论说是容易的，抒情是困难的；涂鸦是容易的，留白是困难的；签名是容易的，盖章是困难的。

但是，这个城市还有人在画水墨吗？还有人在每天黄昏，用庄严的心情为一幅水墨画落款吗？

看到夕阳完全沉落，我怅然地回转车子，有着橘子黄之色的光晕还余韵犹存地照在车上，惨白的街灯则已点亮，逐渐在黑幕里明晰。

我为自己的今天盖下一个美丽的落款钤印，并珍惜从前那些囿于世俗的、拘于形式的、僵于论说的、在无知与无意间流逝的时光。

——摘自《思维与智慧》

文苑

主动的意义

□ 艾萨·贝斯克

“祖母，我能不能被约克导演选中？”我问祖母。祖母把眼睛从报纸上移开，看着我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一个上午，这样的对话发生了3次。我知道，祖母也许会因此而不耐烦。此刻，我脑子里全部是这个问题，根本无暇顾及其他，我甚至连早餐还没有吃呢！

上周，我和哥哥麦迪一起参加试镜。约克导演打算拍一部电影，想要从学生中挑选小演员。如果我能够和明星一起演戏，那该是一件多么有趣的事情呀！约克导演告诉我们，周日之前会通知我们试镜的结果。今天是最后一天了，可是我还没有接到电话。

“麦迪呢？”祖母突然问。“好像在房间写作业。”我心不在焉地回答。祖母又问：“你的作业写完了吗？”我摇摇头。我哪有心思写作业呀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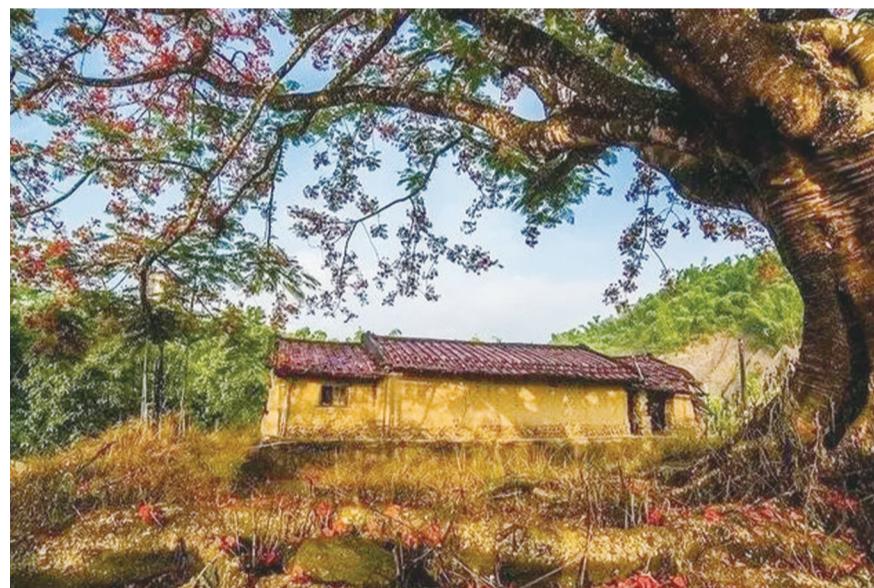
“你可以给导演打个电话，询问试镜的结果。”祖母说。“不，不可以。”祖母的话吓了我一跳。我怎么可以主动给约克导演打电话呢？这会令他产生反感。况且，万一他告诉我，我没有被选中，那我该多难过啊！

“亲爱的，只有两个结果，一是被选中，二是被淘汰。你主动打个电话，只是早一点知道结果而已。”祖母看着我说，“不管结果如何，早一点知道，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坐立不安。”

在不确定的等待中煎熬，实在是一件痛苦的事情，我既无法挣脱又不能控制，还耗费我的心力、折损我做事的效率。我鼓起勇气，主动给约克导演打电话询问结果，我和麦迪都被淘汰了。但奇怪的是，我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难受，反而有一种轻松的感觉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我回到房间，开始做自己的事情。

我很庆幸，祖母教会了我一个重要的道理：当你为一件事情而焦虑不安时，就要主动出击寻求结果，不管结果是好是坏，你都会从之前糟糕的状态中解脱出来。而这就是主动的意义。

——摘自《做人与处世》



老屋还在

□ 崔勇文

农村老家有四间老屋，那是我儿时成长的摇篮。

父母在世时，家里的烟火味很浓。母亲勤奋能干，父亲身体健壮、吃苦耐劳。他们要养活我的四个姐姐、一个哥哥，连俺六个孩子，很是辛劳。

小时候，我们家里很穷。那是计划经济时代，不允许公开做小买卖。父亲白天在生产队做农活挣工分，晚上偷偷学做裁缝，给村里的老少爷们缝制衣服，做一件收费三五毛钱。

父亲有一辆老式自行车，每每载着一大筐二三百斤重的甜瓜或西瓜，摇摇晃晃地送到三十多里外的县城集市，每次到达集市时都是大汗淋漓、气喘吁吁。集市设在城南的白洋河河床上，有时遇上下雨无法摆摊，他就挨家挨户上门推销，有时还要看人家歧视的脸色。

我最高兴的就是父亲带着我去赶集。他把我放在自行车大梁上驮着，虽然很辛苦，但他总是笑哈哈的。散集回去时，父亲会到饭馆给我买几个肉包子，包子一咬满嘴流油，我吃得津津有味，他却从来不舍得吃。长大后，我似乎再也没有吃过那么香的包子了，但是，每当吃包子时我常常想起父亲，想起那时跟随着父亲赶集时的情景。

父亲喜欢开荒种地。十几亩的土地

上，杏子大小的小石头都被他捡到地边，堆成垛，或者规规矩矩地垒到地堰上。地里的土筛得细细的，杂草锄得干干净净。当时在我们村里，劳作后，父亲总是最晚一个回家。他两只粗糙的手上老茧如石头般坚硬，老茧以外的地方都是密密麻麻的裂口。

长大后，我时常劝父亲，不要这么辛苦了。父亲却掩饰着疲惫，乐呵呵地说：“我多挣一块钱，你们兄妹就少遭一点罪。”

父亲特别爱小杂鱼，偶尔会买一些回家，拿出平时不舍得喝的老白干酒，与我们对酒当歌。永远忘不了那个飘雪的寒冷冬天，父亲吃完小鱼，喝完人生最后一次老白干，穿着五层破旧的单衣服，骑上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去赶集，却再也没有回来……

父亲去世多年了，但他吃苦耐劳的形象一直在我心中萦绕。我把父亲的遗像挂在墙上，每次回家我总感觉父亲依然还在老屋里。每当我感觉苦闷时，就会开车回到老屋，在父亲的遗像前敬上酒菜，身上立马就会充满无穷的力量。

如今，有人出高价想购买老屋，但我坚决拒绝了，知天命的我深深觉得，父亲走了，母亲也不在了，但老屋在，根就在，老屋是根，老屋是魂。

——摘自《齐鲁晚报》

■ 赐稿邮箱：dtbwzj@163.com ■



大同日报社主管主办 大同晚报编辑部出版 电话:0352-2050272
编辑部地址:大同市御东行政中心21层22层 邮政编码:037010

承印:大同日报传媒集团印务公司 电话:0352-2429838
广告经营许可证:140200400009 广告热线:0352-5105678

发行热线:0352-2503915

■ 自办发行 全年订价:258元